

<<血与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血与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3300612

10位ISBN编号：7513300615

出版时间：2010-10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老鬼

页数：553

字数：54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血与铁>>

内容概要

《血与铁》是作者代表作《血色黄昏》前传。

《血与铁》记述了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，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的青葱岁月。

自小学开始的一整套英雄主义教育，塑造了主人公激烈、叛逆的性格。

大饥荒、性压抑，还有触及灵魂的“思想革命”。

出自本能的欲求与被革命激活的表现欲纠缠交织，令他陷入层出不穷的困境而难以自拔。

革命就是生活，而革命在远方。

游行，串联，打砸抢自己的亲人，革命迷狂主宰了发育中的老鬼。

去越南，闯西藏，搞刀枪，蹲班房，最后自愿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。

一代人的梦想与破灭。

坦率到令人不敢正视的程度。

作者把一颗赤裸裸的心交给了读者。

一段被遗忘的红色记忆，正是后来者理解“知青”和“红卫兵”一代的密钥。

我们也才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破坏性极强的“革命性格”，以及在革命名义下人性的丑陋和卑污。

生活胜于小说。

老鬼袒露心灵的自白，波澜迭起，令人不忍释卷。

<<血与铁>>

作者简介

老鬼，本名马波。

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，四岁来到北京父母身边。

先后在北京华北小学、育才小学、师大一附中、四十七中学习。

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内蒙古锡盟西乌旗。

在草原生活了近八年。

1976年调到山西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，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。

1982年

<<血与铁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一群疯长的小兽
- 第二章 一个英雄主义的饿鬼
- 第三章 一条革命年代里的狗
- 第四章 英古斯之死
- 第五章 千里扒车抗美援越
- 第六章 在西藏接受上帝的惩罚
- 第七章 海淀拘留所里的窝头战争
- 尾声 他们永远与我伴随
- 再版说明

<<血与铁>>

章节摘录

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。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，《晋察冀日报》社领导居住地。四周群山怀抱，树木丛生，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。生我之前，母亲决心把孩子打掉，为此曾去边区医院。不料边区医院拒绝了，说要有单位组织的证明才行。母亲大老远白跑一趟，很是沮丧。后来她因病住院，再次想把孩子打掉。觉得自己都三十三岁了，已不年轻，身体又有病。和她同住一间病房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得知后，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，鼓励她把孩子生下，为革命壮大力量。于是母亲改变了主意。当时罗瑞卿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、野战军政委。生我的时候，果然难产，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，还流了许多血，非常危险。多年后，我长大成人，母亲还数次心有余悸地对我讲要不是看在郝治平的面子上，绝不会生我。懂事后，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，非常自豪，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亲切感。

可能刚刚满月，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的老家。当时父母都在《晋察冀日报》社工作，身边已有小胖姐了，又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，无暇照料我。四岁以前，我在河北农村度过。我对老家故城村的记忆空空荡荡的，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院子。大门在东南角朝东，没有门板，用树枝编的栅栏挡着。南边是低矮的土坯房，有牲口棚、草料房、铡刀。西南角是厕所，破旧的土坯墙半人高，露天的，下面连着猪圈，人在上面拉，猪在下面吃。院子西侧有个碾子棚和西厢房。三间北房最高，由青砖和土坯混合盖成，门不大，门前有一高高的台阶。窗户都很小，屋内昏暗。爷爷奶奶睡在北房的西屋，二叔二婶和三个孩子睡在东屋。中间的房门口左右各有一个炉灶，用来冬天烧炕做饭。夏天则在东厢房做饭，南边堆着烧火做饭用的一大堆秫秸。记得二叔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支很旧的步枪。他当过民兵队长。听说姑姑领着我和自己的孩子睡在西厢房，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了。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一九五一年，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。母亲的日记里对这一天也有记载。已是暮色降临，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，拐进院子。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，一个女干部坐在上面。她穿一身蓝色列宁服，戴着蓝帽子，神采奕奕。她微笑着，很大方地跟家人打着招呼，声音洪亮，一口洋话，说话举止表情一看就跟老百姓不同。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。我对她非常生疏，又敬又畏。姑姑兴奋地说：“小波，你妈来了，这是你妈，快叫妈！”我害怕又害羞，躲在姑姑身后。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满月带到四岁，我一直管姑姑叫“娘”，怎么又来一个妈呢？姑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好，从不打我骂我，我的要求也尽量满足，从不让我碰钉子。当我流鼻涕时，她会用自己的手指给我揩去；当我的衣服上沾有污垢时，她会伸出舌头舔舔，吐点儿

<<血与铁>>

口水，再用双手给我搓掉。

她的丈夫是八路军军医，后在战斗中失踪。

此后，她拉扯着一个儿子一直守寡。

与姑姑分别的情景我早已忘记了。

母亲可能是连哄带骗，才把我带到了北京。

当时父母住在骑河楼的马圈胡同十二号。

那是三姨白杨买的宅院，大大小小共五个院子，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。

长大了听母亲说，我到北京后整天坐在大门口哭泣，一声一声呼唤着老家的“娘”，如同离开了母狗的小狗崽子，长时间地哀号。

这让父母很扫兴。

说真的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，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干部。

我也一点儿不喜欢这个四合院，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五个院子、二十多间房。

我想念农村的家，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。

我望着大门口对面的那堵灰墙，幻想着它是一个火车头，能把我拉回农村去。

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了一长条四朵花瓣型，在小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。

父母整天上班，把我交给一个做饭的小脚老太太照顾。

我很快就感觉到了巨大的失落。

哥哥姐姐住校，平时父母对小胖姐最好，只有她回家后能跟母亲住在一起。

她有点儿病，母亲最关心备至，外出也常常带着她。

而我却与老太太住在饭厅，父母出门很少带我。

我的天地就是：厨房、饭厅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、光秃秃、脏兮兮的东院。

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里，只有吃饭时，我才能见到父母。

吃完饭，他们就回到自己屋子里，忙他们的事去了。

平时我根本见不着他们，他们也不主动答理我。

我特别惧怕父亲，从不敢自己到他的屋里去。

在农村老家的姑姑那里，我是备受宠爱的小太阳，可在马圈胡同十二号，父母对我比姑姑差远了，那热度不及姑姑的十分之一！

我做梦也想往着河北深泽县的农村。

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，呼哧呼哧，像老猫打呼噜；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，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，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；思念那捆捆的秫秆，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，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，因为就要吃饭了！

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，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，有半尺来长，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。

我尤其深深思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，她爱我爱到能饿着自己，也要让我吃饱。

我管姑姑叫“娘”已成习惯，管父母叫。

“爸爸妈妈”特别别扭，几乎叫不出口。

潜意识里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陌生人。

每次叫“爸爸妈妈”时，我都故意把声音发得模糊不清，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。

其实我舌头很正常，就是一喊“爸爸妈妈”时，舌头故意不动，嗡嗡的，故意让人听不清楚。

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，对我却并不热情，记忆中，他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玩或陪我下饭馆吃点儿好吃的。

跟他上街，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的零嘴吃，也从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。

他对我说打就打。

几十年后，我看见了母亲的一篇日记原文，里面说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，整天在院子里疯跑乱闹，她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几次，要把我的野性扳过来。

本来就不亲，再加上父亲痛打我，更让我一见了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，不寒而栗，对这个家也就没有一点儿好感。

<<血与铁>>

到北京很长时间后，一有什么委屈，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，望着南方的天空啜泣发呆。

我知道老家的姑姑就在南方。

当被父母冰冷训斥后，我就不自觉地跑到大门口哭叫着，呼喊着自己老家的“娘”——我亲爱的姑姑。

“娘，娘啊……”直喊得嗓子嘶哑。

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姑姑最疼爱我，不会骂我打我，能为我割下她自己的肉，而父母却不会。

在北京的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我身单力薄，像一只被囚在铁笼里的小狗，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、宁静温馨的、有着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农村生活。

P3-5

<<血与铁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八年前，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这《血与铁》。
准备慢慢看的，没想到拿起就放不下了，晚上寝室熄灯，我就到卫生间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将它看完——被血色的中国社会所震撼。

——豆瓣网友 我的经历，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。
那种社会氛围，那种生存环境，那种人与人的关系，还有我的内疚，我的忏悔，我都必须原原本本告诉世人，否则，我就没良心。

——老鬼 我想，人活一世，应该明明白白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留下一条真实的生命轨迹。
——老鬼

<<血与铁>>

编辑推荐

除了真实还是真实！
老鬼将自己的幼稚、狂热、粗野、丑陋全都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
红色后代的青春发育贫困岁月的心灵秘史！

<<血与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